



一本写给迷茫的现代人的勇气之书

黑夜之上是星辰

唐卡◎著



穿越命运漫长的暗夜

希望是高悬于我们内心最璀璨的星辰

两个不同轨迹的失明人，经历常人难以企及的痛苦及困顿
他们对未来的信心及追求，是我们共同守护的精神烛光

南方出版传媒
花城出版社



黑夜之上是星辰

唐 卡◎著

南方出版传媒
花 城 出 版 社
中国·广州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黑夜之上是星辰 / 唐卡著. -- 广州 : 花城出版社,
2017.2

ISBN 978-7-5360-8186-4

I. ①黑… II. ①唐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308629号

出 版 人: 詹秀敏

责任编辑: 陈宾杰 杨淳子

技术编辑: 薛伟民 凌春梅

封面设计: 视觉传达

书 名	黑夜之上是星辰 HEIYE ZHI SHANG SHI XINGCHEN
出版发行	花城出版社 (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)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印 刷	广东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(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盐步河东中心路23号)
开 本	787毫米×1092毫米 16开
印 张	16.5 1插页
字 数	180,000字
版 次	2017年2月第1版 2017年2月第1次印刷
定 价	32.00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购书热线: 020-37604658 37602954

花城出版社网站: <http://www.fcph.com.cn>

序

我心里的那个唐卡

韩 琳

我在这头——法国鲁昂或者比利时安特卫普，她在那头——古城西安或者海南海滨，或者其他飘远不定的某个神秘地方。我大多宅于家中，她则是游走的行者。

她是唐卡。一个作家。

读过她的一些作品以后我已经深信，她是为写作而生的女子。

她拥有的才情，在诗歌、散文、小说里，挥洒得淋漓尽致。特别当读她那篇有如史诗般的长诗《哭泣的长安》，我惊异于她取之不尽的词汇、无限的想象，更惊异于看似如此安详柔弱的女子，竟有着如此犀利的笔触，把一座城池的古往今来，以诗的韵律吟唱得如此回肠荡气，余味无穷。

她吸引着与她交往的人，以她的才华，她的柔情。

几年前，她突然停顿下来，全身而退。甚至为了退得彻底，还从供职的政府部门悄然离职，归隐于市井。她说，她需要静思，需要反省，需要重新整理，沉淀过后再上路。她是认真的，于是，这才有了我们相逢、相识、相知的可能。

三年前的那个深秋，我回国探望母亲，期间应小妹的好朋友芳的邀请，开车进秦岭赏秋。那是一个有雾霾的日子，红色的小轿车里，挤着四个女人，其中就有唐卡。她刚习琴结束，随约而至。

“作家唐卡”，当芳向我们介绍的时候，因为她坐在副驾的位置，我没有看清她的脸。但她说话的声音别致，有一种磁性的柔婉，娓娓道来，这让陌生的距离感顿时消失。车窗外异常混沌，弥漫着带气味的浮尘，车窗内清爽洁净，洋溢着快乐与轻松。

车在上山的道上缓缓回转，几个女人很快热络起来，说着一些无关紧要的趣话。话题不断切换，从古琴，聊到人情，聊从前，也聊当下。当聊起如今名利场的百态，唐卡淡淡地说起：一位有些名气的名人出席真人秀，受到追捧，先是被冠以大师，进而又生生提升至骨灰级大师。名人不高兴了：别介，对不起，我还活着，怎么进入骨灰级了！在溢美之词泛滥的当下，该不该较真？她一字一顿，说得平淡，倒平添了些许幽默。于是，我们讨论起可爱的“骨灰级”，到底该不该用，怎么用，这也成了我们一路逗趣的佐料。

到达秦岭山口的那边，下起蒙蒙细雨，我们在半山腰挤进一个小客栈。在一个小单间里，大家围着小火炉就座，啃着热乎乎的大饼，大口品尝着山里人地道的农家菜。话匣子敞得更开，内容翻飞跳跃，好不尽兴。不过是些逸闻趣事，但唐卡的每每表述都让我感觉出她的聪慧睿智，知识渊博。听她说话，有如倾听一股清流小溪的轻唱，时时又能拍激起剔透的浪花，让你的心自然而然跟随着走，很舒坦，也多有收获。我在不知不觉中被这个小女子吸引了，甚至有些相见恨晚。

返回途中，打开车窗，呼吸着被雨水冲刷过的空气，山峦层林尽染，延绵起伏，好个看不够的深秋。脑子里又冒出了“骨灰级”这个多次被当

成笑点的词。

秦岭山里的相聚竟这般奇特，难不成会是一次“骨灰级”的友情碰撞？缘分从来都是悄然而至的。大千世界，相遇的人很多，相知毕竟有限，可遇不可求。于是我有了预感，唐卡会距离我越来越近。

果然，我们开始了书信往来。特别回国逗留期间，由于我们都有十足的自由空间。我这个社会边缘人，对其他的社会交往圈子又没有多大兴趣，好多次，竟撇下忙碌于工作的小妹和芳，开始与唐卡单独约会。我们一起去参加文化博览会，去看画展，去美院的湖边散步，去长安大学的操场行走……也去她宽敞温暖的家里，闻藏香的馨香，品她的茶艺，听她弹奏古琴。她自我调侃，京城的四大俗“学古琴，开会馆，修密宗，喝普洱”，她占了三俗。当我坐在柔软舒适的沙发上，欣赏她养壶、洗杯、沏茶，聆听《阳关三叠》从古琴里缓缓流出，娴熟中的端庄、恬静中的优雅尽显。如果这是俗，俗得大气，我欣赏。

每次相聚，我们都会觉得时间过得飞快，有说不够的话。渐渐地，我们已经越来越深入地走进对方，关于感情世界，关于个人生活，关于读书写作，也关于出行和修养。我们本来是生活在两个完全不同世界里的人，但我还是被她折服，这大概就在于她的人格魅力。

后来才知道，她的家里，时常接纳着各种各样的朋友。年轻的，年长的。有才艺的，平淡无奇的。男男女女，形形色色。她喜爱的写作一刻也没有停下来过，她贴近各色人等，感受多样的心灵。自从离职以后，她有了充分的时间，通过多面的观察与交流，积累着更丰富的素材。在她，写作一直是事业。

她告诉我，交流除了积累，更多的是让彼此受益。能感觉到，在开解人心方面，她有春风化雨般的能力，有的朋友居然带着自己的孩子来，让

唐卡和他们谈心，做心理辅导。我调侃她的忙碌，你是知心姐姐呀？这浇灌心灵的工程可谓浩大，就算你有老幼通吃的本事，可毕竟劳神耗力！她说，开心快乐的结局有绝对喜感。她还说，至善是她修行的理想。

热心和善良的本能，让她停不下来。

她也确实是一个修行人，虔诚得让我肃然起敬。她用心读佛经，踏实行动。她多次前往西藏拉萨，安营扎寨，去做最朴素的清扫佛殿的义工。

有一段日子，我们间没有了语音交流。正在疑惑，终于又听到了她的声音。原来，她实践修行中的“止语”。我这个无神论者感觉新鲜，信口问：该不会在闭门思过吧？心底话：现在哪里会有人真正检讨自己呀。没想到，她非常认真地告诉我，“思过”确实是“止语”功课的一部分。这段日子里，她也认认真真回顾自己的所想所言所行，检讨不足和如何修正。她和我说这些话的时候，表情至诚至真，让我好生惭愧。

现在的人们，经常挂在嘴边的是“我想、我要、我能”。在这个充斥着浮躁和功利的大环境里，何尝不需要那份单纯，沉静下来，理清头绪，自我修养一番，做一个真正纯粹的人，高尚的人，有道德的人，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。时代需要这样的精神境界。

唐卡的自律是自觉的，无论是做事还是做人。她曾经发表的作品，几乎都是在工作的业余时间完成，而她当时的主业，则是风马牛不相及的某专业杂志编辑。

即使在离职后没有了朝九晚五的坐班，她心里也有一个时刻表，每天的安排更为严格。为了强化记忆，加深理解，她背诵《论语》《老子》等经典。在拉萨，她除了请教僧人，还和老师常年保持语音互动练习，坚持学习藏文。陶冶情操，修养性情，数年前她开始学琴。从那时起，就没有停下来过。即使每年冬天，移居到南方，在那里也备了古琴，天天习琴。

阅读与写作，是她用心最多的。她的笔不曾停顿，现在只是对作品要求更严苛，创作的范围与形式更广泛。她甚至也尝试了剧本、童话等体裁的写作。她说，她更看重的是过程，坚持去做，让每一天都过得踏实，她就满足了。

我信，一颗安静的心，一种淡泊名利的人生态度，加上自觉自愿的坚持和勤勉，足以让她的生活充实饱满，还有什么比这更美好的！

唐卡是我的榜样。我开玩笑对她说，在你面前，突然觉得“鞭策”这个词好有范儿。你就做抽我的鞭子吧。这个感受可能源自于我性格的缺陷，随心所欲，虎头蛇尾。一个人看重别人的那些品质，往往是自己最缺乏的。

唐卡，本是遥远藏地的圣画。而在我心里，是那个温婉端庄、安静娴淑且又充满才情的女子唐卡。

她本身就是一本值得细细品味的书，我会时常翻阅，滋养我的心底世界。

目 录

contents

- 001 【第一章】 慈颜 归妹：征凶，无攸利
- 020 【第二章】 孝华 艮其限，列其夤，厉薰心
- 040 【第三章】 慈颜 乘马班如，泣血涟如
- 063 【第四章】 孝华 何天之衢，亨
- 081 【第五章】 慕青 窥观，利女贞
- 091 【第六章】 慈颜 解而拇，朋至斯孚
- 113 【第七章】 孝华 得黄矢，贞吉

- 132 【第八章】 慕青 肥遯，无不利
- 151 【第九章】 慈颜 随，元亨，利贞，无咎
- 170 【第十章】 孝华 同人于野，亨。利涉大川，利君子贞
- 196 【第十一章】 慕青 素履，往无咎
- 215 【第十二章】 慈颜 离：利贞，亨。畜牝牛，吉
- 227 【第十三章】 孝华 黄离，元吉
- 239 【第十四章】 尾声 不恒其德，或承之羞；贞吝

第一章 慈 颜

归妹：征凶，无攸利

1

缓缓走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，慈颜恍惚记起出嫁以前的事情。

她摇摇头。肚子上的娃娃扑通扑通踢她，心间的悲凉就这样迅速散去。吃食摊点旁边的皂角树下，她透过热气腾腾的雾气看见了妈妈在焦急地四处张望。快半年没有见了，慈颜急急加快步子。妈妈有些突兀的白发在阳光下分外显眼，慈颜心一酸，泪就要往下落。

她当然不知道，今天有个更大的灾难等着她。

此刻的她只是满怀爱、欣喜、平和，期待着与妈妈短暂的相会。

集市上人很多，不时碰到慈颜，她小心地用一只手护着肚子，另一只手提着刚刚给妈妈买的羊毛衫。

妈妈手里拎着麻绳串起来的油饼。肯定是桥头那漂亮跛子女人的油饼，整个镇上，只有她家的油饼，一咬一口油，酥而不绵，油而不腻，慈颜最爱吃这个。看到她过来，妈妈咧开嘴，无声地笑。没有过分的亲昵，她只是直冲冲地递过油饼，说：

“来，吃这个，味儿还是跟以前一样。”

慈颜乖乖地接过，分给妈妈一个，自己大口地吃起来。她知道吃得香，妈妈才高兴。

看到两个老头走了，树下空下了石头。妈妈赶快抢过去，赶在两个中年女人前占下位子。她这是为了慈颜。慈颜走了三个多小时的山路，加上挤在集市闹哄哄的人群中，有六个月身孕的她早都累了。在妈妈身边总是最舒服的。妈妈吃完油饼，随便把手往衣襟上一抹，就来摸她凸起的肚子。

“大了，显怀了。”妈妈眼睛笑咪咪的，满是倒刺老茧的手在她肚子上异常温柔温暖。

慈颜嚼着油饼，嘴角流着油，用手捂着嘴，打了个无声的嗝。

“村上的赵婆婆说是双胞胎。我婆婆上次把我领到她窑洞去了。她用手量了几下，耳朵贴了贴我肚子时说的。”

妈妈笑得更好看了，再一次把手放在她肚子上，说：“两个娃好，现在在计划生育抓得紧，一生娃，乡镇那些干部到处抓女人结扎呢。那接生婆看得准不？听说城里医院有机器，一照就啥都知道了。”

高中毕业的慈颜，当然知道这个，笑了笑道：“妈，那叫B超。我婆婆说，到时候就叫赵婆婆接生。”

“哪能行？现在咱村上，生娃都去乡上县上医院呢。”妈妈好像有些紧张。

“我婆婆说，他们村里的娃娃都是赵婆婆接生的，金锁银锁铁锁都是的。”金锁是她丈夫，银锁铁锁是她两个小叔子。

妈妈摇了摇头，但随即撩了撩慈颜额头上的刘海儿：“你现在是人家

孙家的人，咱家不好说啥。”

慈颜努力做出笑容，拉住妈妈粗糙的手：“妈，不就是生娃嘛，哪个女人没有生过？旧社会女人还自己生呢。”

“对，对，你这样想就对了。女人生娃跟猪下仔一样，也就难受疼一下子。”

慈颜读过三次高三，她本来一门心思要上大学的，每年都差一点，父母供养烦了累了，开始抱怨了，她不能再念了。到后来全家上下都看着她烦，俗话说女大不中留，还好，很快有媒人来说媒。她还能说啥，在村里像她这么大的女子，早都成娃他妈了。她挑都没敢挑，在一个月时间里嫁了出去。三千块钱的彩礼，等于卖了她，刚好用这钱给她哥哥娶了个媳妇。是她欠家里的，不能抱怨啥。

她把羊毛衫给妈妈，就在这树下，慈颜让妈妈脱下外套，把羊毛衫套了上去。妈妈说这羊毛衫奇怪得很，这么薄，但就是暖和。慈颜泪水打了两转，还是没有忍住，噗噜噜掉了下来。妈妈一辈子都没有穿过羊毛衫。其实她慈颜也没穿过，和金锁结婚，金锁给她买过一件腈纶毛衣。她一直跟宝贝一样挂在柜里，舍不得穿。其实，今天本来想用婆婆给的二十块钱给就要出生的娃娃买些毛线啥的。十七块钱买了羊毛衫，剩下的就只能买些花布头。还得留一块钱，回去时给公公婆婆买些山里没有的吃食。

妈妈没有再说啥，最后拉住她手，塞给她一个红布包包。妈妈一再交代，这是她背着她爸攒的一点私房钱，不要随便花。妈妈的一番话，把慈颜说哭了。

妈妈抹了抹慈颜眼角的泪，说她会给娃娃做棉袄、棉裤和鞋，过些时

候给她送去。慈颜忙点头，她不能推，怕妈妈伤心。本来把她嫁到山里，妈妈和她就哭了好几回。不都是因为钱吗。有啥办法。曾经意气风发，胸怀大志的慈颜，现在是欲哭无泪。她只能认命了。上不了大学，改不了农民这个身份，只能认这山里人的贱命。

和妈妈告别，她又在集上转了一会儿。这小镇离她娘家有十里地，也是方圆十几二十里最繁华的地方。慈颜最怕碰到熟人。在山里生活了整一年了，她感觉自己成了真正的山里人。她其实很怕人说她是山里的蛮女子。

城里人骂人都不吐脏字，但伤人硬渣渣的。

走在街上，慈颜总想以前的事。同学李明，他爸是镇粮站的。他高中没毕业就顶替上班了，一个月几十元工资呢。在学校时，他还追过她。十八岁的慈颜爱文学，想要爱情，就像罗切斯特和简·爱，罗密欧与朱丽叶那样，那才是真正的爱呢。李明哪配她。她要上大学，去中国最繁华的大城市。谁知道命运弄人，四年后她嫁到了从来梦里都没出现过的大山里。要知道这样，还不如当时跟李明呢。不过，再一想，人家李明也不可能真会要她。听说他找了个小学老师，而且是公办学校的。慈颜想自己，唉，这一辈子都再也不要想吃商品粮这样的好事了。

慈颜寻思以前的梦想，有点落寞地走在坑坑洼洼的街上。都半下午了，逛集的人还不见少。有的人吃得心满意足，有的人眼睛四处张望，小孩子三三两两奔跑打闹。远远地她看到李明双手插在裤兜里，摇摇晃晃朝她这边走来。

人真是会变呀。李明现在是油头粉面，胸脯挺得高高的，不太好看

的小眼睛竟朝上看着。慈颜想躲起来，但一想，自己又不欠他啥，怕他干啥。其实，人家李明根本就没认出她来。他的眼睛都瞟到天上去了。等李明走过去，她回头看他，在心里感叹：真是人靠衣装马靠鞍，崭新的衣裳，不沾一点灰，不打一点皱皱，李明现在也人模狗样了。这都是命。一贯唯物主义思想的慈颜现在最爱说的就是这个。人要认命。就要生娃了，一个女人还能想啥。她把自己的长辫子往身后甩了甩，走到合作社里。

两块布头，一块红花花，一块蓝花花。剩下的钱她又出来买了两个油饼，一包镜糕，半斤寥花糖。格子布包包装得鼓鼓囊囊。她舍不得跟其他人那样坐一段三轮车，一个人往山里的方向走去。有些寂寞地、忧伤地、孤孤单单地走着。

2

在开始的四五里平路上，来来去去的人不少，有些和慈颜一样是逛集回家的，有的是从田地里干活回来的。也有些学生娃，背着大大的布口袋，往镇子的方向走。慈颜知道，那是往学校赶的学生，大口袋装的是馍，是学生娃一个礼拜的伙食。跟她以前上学一样。

她再也不是学生了。她成了一个妇女，一个要生娃的女人。可是她一点都不喜欢她的男人金锁。虽然他长得高大，脸也不难看，但没念过书，不认字，呆板的眼神一看就是山里蛮子。他虽然五大三粗，对她倒是很好。

金锁人很善良，但人不活泛，不会折腾，不知道弄啥去挣钱。窝在山里，跟着他爸，侍弄那巴掌大的几块山地，勉强够他们吃。倒是他两个兄弟银锁铁锁，有点像混混，跟外头的人倒卖些山货，后来都到南方打工去了。家里能盖起这三间平房，都是他俩挣的。

不能挣钱的金锁，虽说是长子，在家里却没有发言权。其实他爸也没有发言权，大小事都是他妈说了算。

慈颜对于婆婆的厉害，早就领教了。第一次是洞房花烛夜，她一个劲儿地哭。她当时受不了没有几户人家的大山，沟沟坎坎到哪里都得凭着两条腿，而大字不识一个的文盲更是让她无语。她不情愿被这样一个男人破了身子，即使是丈夫。金锁那个晚上见她反抗得厉害，就没有再招惹她。这大概被婆婆偷听了去，第二天晚上刚喝了汤，金锁就被婆婆叫了过去。婆婆大声教训儿子，说打倒的媳妇，揉倒的面。女人，就是要像顺毛一样收拾妥当。金锁回到他们房间，看着哭着的她，故意拍墙、打桌子，并没有动她一下。奇怪得很，慈颜不哭了。她不是被他的威力吓着了，而是体谅了他。金锁是为了保护她。对这个陌生的文盲男人，她有了一丝好感。那个晚上，她没有反抗，接纳了他莽撞的身体。他一晚上弄了四回，弄得她脊背像断了一样地疼，两条腿都抬不起来了。

身子不再是以前的姑娘身子了，女娃娃纯净的身体，就在那个夜里，随着山里野兽的叫声一去不复返了。

几个月后的一天，她一吃东西就吐。婆婆很高兴，说可能她是害喜。经赵婆婆一确定，婆婆对她的态度也发生了改变。让公公和金锁给她打野鸡野兔，婆婆亲自炖了给她吃。特别是有一天赵婆婆说她怀的是双胞胎

时，婆婆更是合不拢嘴，她固执地认为有个是男娃。还说女人只有生了男娃娃，才算给婆家传宗接代。慈颜根本不在意。她想，自己在求学上没有好运气，在生娃上肯定能成。上天不可能老亏待她吧，都一股脑儿地把她赶到山里了，还想干啥。

都把她赶到山里了，还想干啥，还能干啥！慈颜拿这句话跟命运抗争，她这也是想着法子安慰自己。

山里的太阳说落山就落山，刚才还能看到太阳喜洋洋的红脸膛，现在只是一抹晚霞涂在靠近山梁上的天空了。前后没有路人，慈颜想加快步子。已经走了快三个小时了，她没有了多少力气。身子有些沉重的她满身是汗，步子根本迈不轻松。过了那片坟地，再走一里地就到村子了。真希望有个伴，说说话，就不胡思乱想了。

虽说她是拿了聘礼，坐着黄牛车正式嫁去的。不知为何，她总是不那么安心。怀了娃娃的她，安慰自己她已经不折不扣地是孙家媳妇。可是有些文学情结的她，总是有要逃离的冲动。她会跑吗？她能跑到哪里去？一想到，她跑了，孙金锁会带人打到她娘家要那三千块钱彩礼，说不定会把她爸妈打伤。没有钱，拿啥谈理想、谈自由。

想着这些，慈颜没了方才的笑容，脸色瞬间严肃起来。疲乏的她坐在路边的石头上歇脚。她摸摸肚子，捶捶腿，汗滴顺着脸颊往下淌。她取出手帕将汗擦去。

这时有个男的走了过来，两手空空，嘴里嚼着什么。从她前面走过时，微微向她一咧嘴，还点点头。那是一张没有什么特点的男人脸，既不